

玫瑰庄园

郑小琼 /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玫瑰庄园

郑小琼 /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玫瑰庄园 / 郑小琼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6. 12

ISBN 978-7-5360-8185-7

I. ①玫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2090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曹玛丽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书 名	玫瑰庄园 MEIGUI ZHUANGYU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5.625 1插页
字 数	150,000字
版 次	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家族挽歌与时代之恸

——序郑小琼《玫瑰庄园》

茱萸

我和小琼相识有不少年头了，能在一块聊天的频次不算低，但很少正儿八经地谈诗，更别说谈她自己的诗。这次硬着头皮，为她的诗集《玫瑰庄园》撰写序文，确实有点诚惶诚恐的味道——作序这样的事情，难道不是应该由那些功成名就、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做的事情吗？但我还是应下了。为什么呢？说得冠冕堂皇一点，既然矢志于做诗歌批评，我就得尽对同代诗人的观察和批评的责任，否则这项工作的意义至少要打对折；而这种同代人之间的观察和批评，与前辈的称扬提携或学院里的专业研究都有所不同。说得私人化一点，是因为，通过这些年的交往和了解，我对她这个人的品性和文本都有不小的好感，并且发现了她写作的多重面向，以及为各种标签和意识形态所误读和塑造的复

杂性。

在2012年的时候，我们共同的朋友胡桑写了一首诗《与郑小琼聊天》。这首诗触及到我们20世纪80年代出生之人的境遇，很能体现这代人在精神生活中所遭受到的挫败：“只有卑微的人们接纳了我们的眼泪，/最大的勇气是，在别人的羡慕中承认失败。”这种“别人的羡慕”来自哪里呢？从世俗生活的意义上来说，小琼这些年可谓是成功的：无论是以“打工诗人”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眼中，获得了极大范围内的认可；还是从工厂里出来，成为文学期刊的一名编辑（说句题外话：据我近年的观察，小琼也是一位非常优秀和有眼光的编辑），改变了一般打工者那样的人生轨迹。所谓的“获得极大认可”，既包括文学期刊、出版和文学奖项方面的全面青睐，也包括各种不同语言的国家对其作品的译介和国际文学交流，还包括学院里为数不少的对她的写作的研究。这种认可固然改变了她的生活和现实境遇，但也夹杂着各种诗歌之外的特殊机缘。她既受惠于“打工诗人”这个身份，受惠于那些在工厂里度过的日日夜夜，又多少为它们所束缚着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所谓“承认失败”，或许也意味着，对自己写作的预期和来自外部的认可并不相侔。对于一个恳切的写作者来说，自我的满足或许才最重要。

现在的郑小琼还保持着当年在工厂时期养成的习惯，为人朴素、诚实和温文待人的好品性也依然在她身上。实际上，我对她的现实生活了解得并不多；我看过她的一个访谈，得知她现在的日常生活依然没有和昔日脱节，“闲时到工业区或乡村交流”，但我想，境遇、心态和人际关系始终还是不同了，当年滋养过她的真切经验，现在能继续持续给养吗？另外，现实中朴素和温文

的郑小琼，以及那个媒体和主流期刊所塑造出的诗人郑小琼，在她不少难以刊发和正式出版的作品里，却是暴烈的，尖锐的，批判式的，时而歇斯底里，时而在文本里狂欢。一个这样的郑小琼，是“制造郑小琼”（梦亦非语）的主流媒体、学院、批评家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喜闻乐见的吗？相比于这两个“作者形象”，在这部《玫瑰庄园》里隐身的第三个“郑小琼”，可能是位于两极之中间的一个平衡的形象。

在通常语境中，“打工诗歌”意味着一个独特的伦理维度，它所进行的底层生存叙事，有别于其他阶层在诗歌写作上展开的实践和想象。借用布尔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的文化区隔理论，可以认为，“打工诗歌”在风格上往往会偏向于必然趣味（taste of necessity），从而趋近于朴素、直接和原始经验。在形式和技艺上，这一类诗往往不那么“讲究”，也并不通过这种“讲究”来标榜一种自由趣味（taste of freedom）。这种不同本来并无问题，甚至就纯然艺术创造的角度来说，“自由趣味”中的“讲究”似乎凝聚了更多技艺成分，从而体现着人类心智的劳作。但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，那种关联着左翼文学传统的底层生存叙事，却有着天然的优势和政治正确性，易于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吸收、标榜和重新塑造。郑小琼一度被视为这一类作品的代表，其优势也在于，她诗歌和散文中有大量的底层生存经验，并因其质朴、原始和富有真实的感染力脱颖而出。

这首《玫瑰庄园》却是一个异类，它在技术和细节上是考究的，并有精巧的构思和叙事布局，并不以直接、粗粝的原始生存经验来驱动感受，也并不以感情的直接抒发、境遇的还原书写为主，而主要是渲染。这部主题诗集的写作，始于2002年，断断续

续间，历时十多年，方才完成。这十多年里，小琼的生活和写作都发生了很多改变：从工厂到作协，从“打工妹”到著名作家，从南充、东莞到世界各地。那份“讲究”，却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而一直贯穿在《玫瑰庄园》这些年的构思和写作上。这也可见布氏此理论并不那么万能，时或呈现为偏见。

《玫瑰庄园》之“讲究”，首先体现于题材和结构。这部诗集书写的是一个围绕着地主庄园而展开的家族兴衰、世纪变迁的故事，在整体上来说是虚构的，但估计少不了有小琼自己家族往事的吉光片羽的加盟。这个完整的家族故事，由八十首短诗构成，它们各自的行数是相等的（二十四行），节数（六节）也一致，大体上呈现出一种整饬感。它们基本以意象、抒情来驱动叙事，但叙事又不是按照常规的线性时间来进行，而是互有穿插、跌宕和融合。经营这样的结构，需要很好的控制力，也很考验作者对诗歌气息的把握。诗中的主要形象角色，则是祖父和五位女性，也即诗之第一人称的五位“祖母”、庄园主人的五房妻妾，以及他们的子孙。整首诗的叙述，围绕着这座旧式庄园和诗中设置的人物的生活与遭遇展开，时代之变迁，社会之翻覆，命运的跌宕起伏，在诗中一览无余。

在具体内容上，小琼也颇花了一番心思。《玫瑰庄园》中的故事有很重的虚构成分，但涉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大势，则是真实的。她需要非常“讲究”地去查阅资料、聆听亲历者的叙述（比如，对于一个生活于承平时代的“80后”来说，该如何真正地去书写“饥荒”，依靠的只能是二手资料），调用各种资源来还原那个时代的风貌和气味，还需要小心翼翼地吧感情和视角代入进去，使这样的叙述变得有温度，有人情的体贴和会心，而不

是简单地做成一部风俗纪录片。故事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际遇，有具体的悲欢，还投入了作者自己家族经历的片段，作为这整个虚构故事的原型和佐料。正是在这虚实之间，经由细致绵密的叙事、考证穿插的蓄势，方得以成就这样一部挽歌式的作品，而为这段失落家族的晦暗篇章，谱就了一首鲜亮的序诗。

说《玫瑰庄园》以五位女性为主要角色，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（虽然在诗集的第二首中，作者试图声称自己身上有“不合时宜的女权主义者思想”），但作者持有女性立场、强调女性的位置，则是毫无疑问的。作者对旧式女性的命运有着深切的观照，这种观照包括在如下几个方面：对五位“祖母”终身禁锢于庄园宅院的命运的惋惜；对饥荒时代女性遭遇的书写，比如《饿》这首中的那句“偷粮妇人避难他乡”（说句题外话，胡适在1955年回复张爱玲的一封信中，曾说张的小说《秧歌》“从头到尾写的是‘饥饿’”，并认为她也许“曾想到用《饿》做书名”）；对旧时溺杀女婴之恶习——比如在《女婴》这一首中——的记录和批判，并对这“传统暴行中的女婴”、对生命的陨落表达了同情。

在诗集的开头，“收藏我幻象的童年”（《我》）的玫瑰庄园，已经是一座“即将倒塌的庄园”（《红尘的黄昏》），萧条破败。“我”在一个萧条的秋风之夜，置身于这片家族生活的“遗址”上，开始回忆“昔日的幸福与良辰”（《秋夜》）。这良辰因回忆而时光静好，宛如发黄的老照片，岁月的瑕疵也因为隔着历史而变得干净、清澈。旧日的场景，旧日的人，也随着这样的回忆而缓缓呈现在我们眼前：抽大烟、沉湎周易而胆怯的祖父（《奔》《镜子》《月亮》），“青春沦陷寂寞厢房”、身为

姨娘的祖母（《夏日》），逃脱守旧家族、身赴远征军战场、最终长眠异乡的二伯父（《异乡》）……随着叙述的展开（同时夹杂着对庄园往昔和如今场景的描摹，对逝去时光哀挽性的追忆），那些至亲之人的命运，整个家族的轮廓，在诗中渐次得到了揭示。这是好小说的笔法，却因小琼的书写而洋溢着诗的气息。

战死的二伯父不仅没有膺得抵抗外侮的荣耀，反而因此在日后的“悲剧时代”连累家人受到不公的对待；大伯父涨死井中，是“我”那居住在“镜子深处”的“死于非命的亲人”（《镜子》）；而三祖母，祖父的第三位妻妾，在不安的时代中吊死屋梁。而庄园的起始，祖父的故事，直到点题的那首《玫瑰》（以及《红尘，镇》等诗）中，才得到了明确的揭示：曾有东渡留学、革命救国的风云过往，曾是西装洋文的先进青年，最终因身体虚弱、激情消退、心志疲惫或其他什么原因，而“从东洋退回川中”，构筑起一座庄园，遍植来自西洋的玫瑰，娶了五房太太，却依然恍惚、忧郁且哀愁地度着日子。这是一个痛彻人心的经典悲剧：“他渐渐屈服曾经厌恶的生活。”（《红尘，镇》）。但，这悲剧也是“玫瑰庄园”的始基，是日后更多悲剧（当然也有更多繁衍、温情和欢愉）的最初来源。

小琼笔下的玫瑰庄园，光影声色、风物气息活灵活现，仿佛从旧时光中活了过来。但故事的基调是悲凉的，这种悲凉根植于庄园的建立。祖父“退守”玫瑰庄园的一生，是壮志消磨的遁世，是“向世俗生活屈从”（《烟》）的一生。庄园的守旧，正是对他自己早年革新经历的反动，是今我对旧我的痛彻否定——或许只有遍植庭园的西洋玫瑰，才是他与昔日远游时光唯一的联

系。在子孙和往后日子的其他人眼中，他成了老地主，是守旧的象征。对他此类选择的否定，甚至很早就体现于自己的亲兄弟身上：“从南充到陕甘/从学生到士兵，他厌倦庄园的朱砂与珮环”（《二祖父》）。二祖父的经历，似乎正是二伯父命运的预演。

世事推移，等整个国度进入“新时代”，这座旧时代象征的地主庄园，在被废弃之前，首先遭遇的却是比荒凉更为悲惨的命运。在此之前，它就被认为是一座“凶险的庄园”（《轮回》），是阴气深重而幽闭的旧宅。何况接下来遭遇的是那个如此混乱的年代。“我”的一个亲人，会在那个年代深夜上门，对大家说“讲话小心，运动要来了”（《他》）；而“夜中的山川被告密、揭发、批判、怀疑涂抹”、祖父跪在台上供人批判（《哭》），就是这种“运动”带来的直接效果。除了运动，来的还有饥饿和死亡，大祖母饿死，三祖母“畏罪”自杀，不管活的死的，祖母们“暗处的悲鸣”（《花园物语》）压低声音地弥散在庭院的角落。从此玫瑰庄园不再是那座幽闭、腐朽而守旧的庭院，它被打开，被历史的洪流淹没，整个家族陷入了比此前更为令人绝望的悲欢离合。在亲人的呜咽和旁人的嘶喊声中，玫瑰庄园历经劫难，成为了一片废墟，一座承载着家族记忆和时代狂欢的废园。

小琼让《玫瑰庄园》结束于《乌有》和《灭》这两首诗，既意味着诗的叙述到此完结，也象征着这座昔日时光象征的庄园最终并未逃脱被废弃的命运。但小琼写《玫瑰庄园》的用意，却大抵不是要欢迎和歌颂这种“进步”，而是试图为一个布满灰尘的陈旧时光以及随之而来混乱荒唐的“悲剧年代”，献一阕挽歌。小琼以书写自己家族史的形式，在虚构和真实之间，以抒情

和叙事的方式，奉上她对那个时代的哀悼、愤懑和批判。类似的作品，近年间问世的，还有杨键的长诗《哭庙》，但《哭庙》的价值取向较为宏观，是文化保守主义式的（我在《哭庙：诗的文化招魂》中将之称为“对失落之文明的悼念、缅怀和招魂”）；《玫瑰庄园》则更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主义，哀痛于人之尊严的被践踏，伤悼于时代对人之命运的席卷，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为这样的一段历史，提供一个切片。

这部《玫瑰庄园》的意义，是远远大于“诗”的。
是为序。

2016年于沪上溽暑之中

（茱萸：诗人，批评家，青年学者，哲学博士。现任教于某高校文学院。）

目录

红尘的黄昏	1
我	3
针线	5
秋夜	7
惶惑不安	9
鸟	11
青衣	13
寂	15
云	17
病	19
雀鸟	21
奔	23
异乡	25
夏日	27
雕花 ^x	29

册页	31
祖母	33
蝴蝶	35
落日	37
镜子	39
雨水	41
花朵	43
乌鸦	45
月亮	47
玫瑰	49
尘世	51
秋天	53
竹	55
井边	57
红尘, 镇	59
戏	61
泪水	63
石头	65
井	67
门楣	69
树	71
飞鸟	73
庄园	75
镇, 院	77
诉	79

悬梁	81
逝者	83
猫	85
青枫	87
星辰	89
秋草	91
她	93
石榴	95
他	97
枇杷	99
烟	101
梅	103
雪	105
旧	107
血液的祖母	109
雨中婴儿	111
传	113
轮回	115
眼睛	117
二祖母	119
樨	121
春季亲人	123
二祖父	125
挽歌	127
祖父	129

悲喜	131
哑农	133
斗	135
惧	137
辱	139
笛	141
饿	143
狂热	145
女婴	147
哭	149
花园物语	151
声音	153
消失	155
乌有	157
灭	159
后记	161

红尘的黄昏

回忆布满黄昏，掩面而泣的远游女子
后花园宁静的气息，时光像一条
下午的河流远逝，碎裂的鳞片闪光
青春在水中鸣叫，秋天多病而忧郁

站着的祖母跟随南方来的鸟哭泣
从空空的花园到萎缩风中的花盆
宿命的玫瑰，枯死的树长出新皮
隐居的人群，大麻中沉醉的祖父

他低低地呼吸，穿过玫瑰盛开的秋天
呻吟的风呻吟的树，五个向往爱情的
女子，她们白茫茫落尽铅华的脸
她们一点一点流干红尘的渴望

我，数十年后的黄昏，用散淡的句子
写下即将倒塌庄园的宿命，夕光中
薄暮的气息让怀春女子充满幻想
玫瑰轻轻诉说远逝的爱情

风声日夜拍打灰窗棂，黄昏笼罩
凋零的庄园，一片光照亮比梦还长的
孤独、阴沉的冷清。田园平静
一双蝴蝶飞舞，墙角蟋蟀低鸣

没有谁会回忆这萧条的玫瑰庄园
它静寂的美让我心痛，红尘的下午
往事像河流样逝去，五个从未
和爱情见面的女子，她们风中哀怨